



让军事历史钩沉拥有新闻价值

■ 刘璇

提要:近年来,历史性题材在新闻报道中已经屡见不鲜,且日益成为深受广大受众偏爱的报道类型。如何将历史性题材做得更有看点、更像新闻,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新闻价值?笔者结合编辑《军史发现》实践,从军事历史的传播价值、军事历史的深度挖掘、军事历史的讲述方式等3个方面,总结一些感触和心得。

关键词:旧闻;新闻;军事历史;新闻价值

DOI:10.13765/j.cnki.cn11-4467/g2.2015.07.028

在学界,历史与新闻的关系被人们讨论已久。蔡元培先生曾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近年来,新闻媒体上悄然兴起各类历史主题栏目或节目,受到大众的关注和喜爱。2013年2月20日,《解放军报》原有的《军史文苑》专版更名为《军史发现》,由原有的3/4版面、不定期出刊,改为整版版面、双周一期。

一连串升级改造,使得军史专版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副刊。改版至今,《军史发现》刊出100多期,集发现、解密、求证、讲述等于一体,紧跟热点、聚焦新闻,与时俱进、借古鉴今,成为《解放军报》在媒体竞争中重要的内容构架。

从悠远的追忆中获得新知 ——军事历史的新闻价值

历史,在时空上离我们很远,却与现实紧密相连,即便尘封已久,也不会是过眼烟云。我们的党史、军史,更是一段热血铸就的辉煌传奇,一个民族复兴的深刻记忆,一种融入血脉的基因传承,不会随光阴褪色,更不应被人们遗忘或曲解。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历史真相长期被埋没、被忽视,甚至被歪曲、被篡改。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宣扬正史、信史,是我们军队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一家主流媒体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历史成为新闻热点,军事历史闯入新闻媒体的



聚光灯下,绝非偶然。拿《军史发现》的主要栏目设置来说,《解密》和《档案》属于历史揭秘,注重秘密档案与被掩盖史实的曝光;《记史》《战例》《人物》和《碎片》《相册》《图文军史馆》属于历史再现,注重历史场景、历史人物经历的再现与回顾;《考证》属于历史印证,注重新史料的解读和澄清,丰富和发展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口述·亲历》属于历史实录,注重当代人留存的有关某一历史事件的记忆,不仅反映“过去”,更关注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史·论》属于历史观察,注重以现代观察者的独立视角,去审视剖析历史现象,探索构建新的历史观念。

这些栏目,或如临人嘶马鸣、硝烟弥漫的战场,或细品凝聚智慧结晶的经典战役和军事理论,或激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

血性,或颂扬流芳百世的战斗英雄。林林总总的军事历史人物、照片、档案,是故事更是一种力量,是旧闻更是一个课堂,包孕了理想、忠诚和信仰,由历史时空的反思延展为现实时空的理性回响,把受众引向心灵之归所。这既是军事历史的传播价值,也是《军史发现》创办的终极意义。

把尘封的过去与当下对接 ——军事历史的深度挖掘

新历史主义观认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对历史的表述和还原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今天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因此,旧闻新报绝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和漫无目的的触摸,而要立足现实的勾连、解读和把握,在史实和现实的碰撞中擦出新的火花。

善于从旧题材中发现新内容,结合新史料,对大量军史上的空白、分歧、质疑和悬念做补充、完善、修正、证明。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就曾说:“新闻记者的第一技能不是写作,而是发现。”只要深挖细掘,旧瓶装新酒,老树开新花,一切皆有可能。如,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之争众所周知,2013年12月29日刊登的《毛泽东指挥长宁空运——我军20位高级将领密赴解放战争前线》一文却独辟蹊径,讲述了那段特殊时期的特别故事;借用美国观察组的飞机,将我军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20位高级将领,由延安



送至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展开战略部署,以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为促成此事,中央外事组特意在延安为美军观察组举办聚会……而文章的主旨——“在战争中,胆量有时候甚至比智慧更为宝贵的素质。”

以重要节庆、纪念日及重大历史题材为新闻由头,作强大的资源整合式报道,展开对历史的整体解读。近年来,重要节庆、纪念日等,常常成为各媒体历史题材报道同台竞争的节点。2014年,为配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纪念古田会议胜利召开85周年,《军史发现》1个多月的时间里以7个整版的篇幅,详细讲述了从1927年至1935年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内容涉及早康会议、湖雷会议、古田会议、“二月来信”“九月来信”、长岭寨大捷、军政之争、陈毅的“五万言书”等重大史实内容,得到广泛关注和较大反响。原解放军出版社社长朱冬生这样评价:“军报的古田会议军事专版在历史纵深中追寻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源头,有效揭示了古田会议对人民军队军魂塑造和队伍建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新近发生、与历史史实相互勾连的新闻时事为引子,引导受众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不自觉地进入到对相关历史的深入认知中。2013年6月底,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时向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提议,将送还360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军史发现》很快推出重头稿《境外志愿军烈士遗骸何所在何时归》,向受众详细介绍我志愿军的伤亡、志愿军烈士在国内外的安葬、部分烈士遗骸没能葬回祖国的原因,以及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有关牺牲军人遗骸返还和境外墓地维修等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工作等一系列真实情况,形成了热点话题。2014年3月28日,437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被专机接回祖国。《军史发现》又适时推出执行护航

任务的飞行员之一、沈阳军区空军某团副团长王远栋的口述《护航,为烈士遗骸回家》,生动回顾了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飞行。

站在当下写历史,提炼历史所承载的精神内涵,精神层面的含量越足,离读者的心理距离就越近。“白刃战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由信仰、血性、胆量和勇气汇集而成的一种精神!正是源于这种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上,中日两军之间的白刃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完胜而告终。”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纪念”系列报道中关于白刃战特别策划的编者感言。正如感言中所说,报道不仅回顾了那段历史,还从这群英雄的身上找到了激励后人勇往直前的人格魅力。同样的理念也贯穿在对东北抗联的宣传上。《黑水长歌抗联女兵的生死情》将聚光灯打在抗联女兵身上,通过对其战斗生活、烽火爱情的记述,挖掘出她们和她们的战友独特的抗日传奇。对广大受众来说,人性的光辉、崇高的品格、坚定的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有永恒生命力的。

变“堆资料”为“讲故事” ——军事历史的讲述方式

学历史,通常是枯燥的、刻板的;听故事,往往是兴奋的、感动的。长居“象牙塔”的军事历史学家,总是苦于缺乏让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大众所知的平台,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就是把“技术帖”变为“科普帖”,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变“堆资料”为“讲故事”,做出符合大众审美口味的历史大餐。

曾有不少作者询问《军史发现》的文体,对这一问题,笔者总是感觉很难定位。专版的文章不是学术资料,但史实的准确真实自是第一位的坚守;不是文学作品,但散文、小说等

手法亦有运用;不是纯粹的新闻,但通讯、特写的特质也很突出。《日军“笔部队”中的石川达三》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一大批狂热的日本作家、记者开赴中国前线进行“笔征”。他们蘸血为墨、以笔助战,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组成了一支鲜为人知的“笔部队”。在这支部队中,著名作家石川达三从凭着良知写真实战争到放弃初衷成为战争帮凶,最终陷入惶惑失落的人生经历耐人寻味。该文刊登的第二天,编辑部就接到许多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信息,称赞其是思想性和可读性俱佳的好文。由此看来,《军史发现》的稿件应当是一种非虚构的纪实作品。它采用新闻叙事的方式,借鉴文学的叙事方法,以增强历史题材报道的吸引力,使传播价值得以实现最大化。

让见证者口述历史,也不失为讲故事的一个好办法。一直以来,《口述·亲历》都是《军史发现》专版中一个很受欢迎和关注的栏目。《开国大典的特殊防空任务》里,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三科兼军法处科长的张鼎中讲述了有关开国大典阅兵上绝密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天安门的防空行动;《船形帽在我头上定型》里,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刘振杰讲述了自己参与1955年全军换着新式服装、确定全军士兵戴船形帽的难忘经历;《我们和苏联红军一起收复山海关》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馆长秦兴汉讲述了1945年8月3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12团、18团与苏联红军一起收复山海关时的战斗情景……这些见证者都是一段活历史,让资料上的书面语言变得鲜活起来,从而使报道更加人性化、平民化和细节化,成为“独家”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文化编辑部)

责任编辑:刘小渡